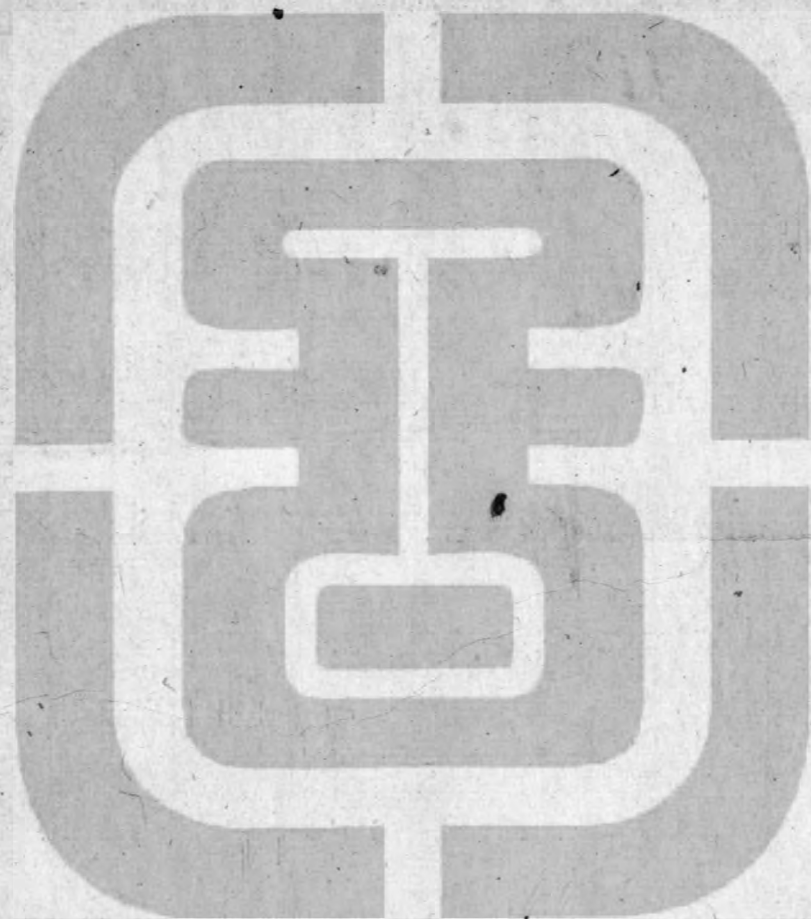


滄海類稿

文彙卷四之六

1198

8



滄湄文彙卷四

遷書室記

長洲尤珍謹庸著

予季六歲從父於右北平入塾讀書者四季及歸里讀書於亦園之半舫及玉青堂之東偏者一季既又讀書於西偏者四季於東偏者二季於東偏之斗室者七季今又讀書於西偏之南室焉噫嘻予之讀書亦既有季矣而功名不立學業無成徒然遷移於東西南北閒室已屢遷而人則猶是也撫今思往其能無感於中乎古

之學者一季視離經辨志三季視敬業樂羣五
季視博習親師七季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季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之爲學奚
啻九季試計其所成者能與古人相比量否夫
大材雖云晚成而古人卓卓著功業者類必及
鋒而用予浮沉諸生中不獲有所樹立兼以賦
性疏拙不善治生漸苦室家之累舉平管雄豪
之意氣一旦而銷磨欲盡自下帷以來紙牕蓬
戶之間有不禁臨風而歎息者其將何以自慰
耶然吾聞古之人以聞道之蚤暮爲憂而不以

遭時之遲速爲念予亦惟孜孜汲汲以求進乎
道而已又安用感遇之悲爲哉孟夫子有言吾
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
谷者今之書室將爲喬木乎抑爲幽谷乎亦視
吾學之進退而已爰爲之記時辛亥秋七月也

御書亭記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八年已卯春三月
聖駕親閱河工
巡幸江南
駐蹕於吳慶
萬壽聖節臣父侗年八十有二獻平朔頌一篇
萬壽詩四十韻
皇上坐念老臣特書鶴栖堂三大字扁額以賜
四十有二年癸未春二月
上以河工告成南巡至吳臣父年八十有六蒙

御書亭記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八年已卯春三月

聖駕親閱河工

巡幸江南

駐蹕於吳慶

萬壽聖節

臣父侗

年八十有二獻平朔頌一篇

萬壽詩四十韻

皇上坐念老臣特書鶴栖堂三大字扁額以賜

四十有二年癸未春二月

上以河工告成南巡至吳臣父年八十有六蒙

皇上坐問傳

旨特陞翰林院侍講并

賜臨米芾五言古詩一幅

賜臣珍

御製雨中望吳山七言絕句詩一幅且

諭臣父年老不必謝恩令臣珍代謝四十有四

年乙酉春二月復

閱河工為善後之策

南巡至吳臣珍丁臣父憂趨覲

行宮蒙

賜唐人五言絕句詩一幅計前後

賜御書者三其幅四字一百六十有一用璽十

爰是勒諸貞珉特建

御書亭供奉惟謹欽惟

皇上文德武功超軼千古

天章奎藻富有日新龍飛鳳翥之奇鐵畫銀鈎

之美為前代帝王所未有臣父子幸際

昌時洊膺

殊錫俾蓬華之內爛焉如星漢之昭坐燦焉如

球圖之輝映尺幅舒卷光苾燭天其為寵

榮踰涯溢分在管臣先文簡衰之仕於宋

也歷事三朝受知人主嘗取孫綽遂初賦

自况以名其堂光宗書扁賜之在今無錫

縣九龍山下事載國史傳至裔孫修理舊

業復新扁額明臣歸有光為之記臣父子

固文簡後也臣父在京修史者五季以病

乞歸臣珍前後在京供職者十有一季亦

以病乞歸而臣父年老家無次丁未及陳

情即畱侍養仰荷

皇上孝治之至意體恤臣下之淡仁給假者十

有餘季不加譴責俾臣父子得以栖遲林

下歌咏太平以視先文簡之坐老不得歸

僅託遂初之空言以自况者遭逢已為厚

幸矣而况

宸翰所頒更為過之此以昭

聖天子文治之盛豈徒為一家之寵榮而已乎

茲者臣父見背謹遵遺命將前後所

賜御書刻石以傳永久俾生生世世矢報

國恩庶幾善繼臣父未竟之志以無墜先文簡

之遺緒云爾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臣 尤珍恭紀

重修闕里聖廟記

經進文

天下郡邑皆有文廟而曲阜為至聖故里
廟貌加崇所謂泗水尼山杏壇檜樹在焉
衣冠劔履藏焉孔氏子孫世守焉廟之隆
替實文治之所關也我

皇上功滿六合道貫千秋寤寐羹牆亦既體堯
蹈舜矣顧念孔子之至聖為生民所未有
追溯風徽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焉曩者

巡幸東魯屢謁孔林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
御製詩篇畱題

宸翰誠曠世盛事也嗣

製碑文贊辭親書勒石又

製泉林記古檜賦

天章聖藻富有日新碑版煒煌超絕今古復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頒之天下懸於學宮龍盤

鳳翥光燭九圍其他隆恩異數載在

幸魯盛典者不可殫述尊崇聖道至矣極矣茲

因闕里聖廟歲月已淡

特發帑金遣官修建自大成殿大成門以及兩
廡爲屋二百有奇所用物料工價爲銀八

萬四千有奇始於辛未之四月竣於壬申
之八月不煩民力不費民財祇肅監修工
程完密於是藻井蟠螭虹梁翼鳥杳愒日
敞階砌霞鋪極戟門奎閣之崇閱備旣甃
石壇之美麗孔氏率其族屬詣闕謝

恩因

諭禮臣詳察典例

特命皇子致祭於廟以告成事猗歟休哉規模
弘遠禮制喬皇可謂極盛而無以加者矣
臣惟唐虞以前君師之統合爲一三代以

後君師之統分爲二惟我

皇上繼天立極文武聖神恩威加海外政教被遐荒致治之隆爲百王所莫及矣而乃

聖不自聖重道崇儒追往緒於尼山景遺風於泗水

鑾輿遠蒞

雲漢爲章

弘頒天府之金錢創舉宮牆之勝事用以振揚聖教啓牖臣民作君作師之道

皇上實兼而有之斯不亦登三成五百千古而

莫與比隆者哉然則聖廟之修實所以尊崇聖道昭

盛世文明之化啓

國家億萬季太平之治而非徒孔氏之幸也
臣才識淺陋未能頌揚萬一謹述所聞記其梗概云



修虎丘迴廊記

江南古稱佳麗地而金陵揚州姑蘇尤擅江南之勝云四方人士之來遊者迤迤登高眺遠憑弔賦詩以誌其山川之美林壑之奇獨是官茲土者類苦其地之繇劇馳驅鞅掌不暇過而問焉以故詠懷古跡者僅託之空言而管人樓臺亭榭之遺址其湮沒於荒煙壑草間者蓋不知其幾也亦可慨已觀察金公之始為揚州守也竹西之鼓吹平山堂檻之風流固已飾為政績有嘉聲矣旋擢憲副駐節金陵則又鍾山大江

袷帶左右青谿白石歷歷在几席閒致足樂也
茲以公事莅吳弔闔閭之墓謁短簿之祠見大
殿前某總戎所築迴廊日就傾圯遂捐俸脩葺
以通往來之步徑俾登臨者得於此徘徊容與
憩息而騁望焉則夫姑蘇擅江南之勝而虎丘
殆擅姑蘇之勝者與意迴廊則又擅虎丘之勝
者與顧公之官則驛鹽也當此軍興芻午皇華
之使不絕於道而大農告匱每藉鹽課撥餉職
守甚爲緜劇方憂迎送轉輸之不暇而又何暇
爲樂哉然吾聞古君子之爲政也必有游息之

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夸恒若有餘然後理
達而事成故當倥偬紛沓之時而常有優游暇
豫之象民是以安居而不擾俗美而化行蓋非
欲自樂其樂而實欲與民同其樂也然則公之
登山而懷古豈不能爲民慮遠而思淡公之除
舊而更新豈不能爲民去害而興利公之目營
而心計豈不能爲民綢繆而補苴將使此邦之
人觀其細而知其大令修於庭戶之閒而人自
得於湖山之外亦足見其德政之及遠而不僅
區區作遊覽之娛已也公旣管轄通省而凡遐

陬僻壤爲登眺所不及者亦將聞公之名傳公
之事想公之風聲治績愈遠而彌新歷久而不
沒矣吾以是知迴廊之脩公之樂卽民之樂也
若夫虎丘山川之形勢浮圖殿閣之崔嵬與夫
艸木雲煙之杳靄足以供騷人之賦詠者宜其
覽者自得之至於廊之廢興無俟淡考而其無
關於規頌者皆不足道也

重建揖青亭記

予旣請假之二年侍家大人避暑亦園思得爽
塏之所以供登眺而寓游息遂重建揖青亭于
園之東南隅修舊業也園故有亭甲寅春吳耿
二逆煽亂四方騷然吾郡屯駐防之兵連營相
近嘗闚園而闌入焉亭以是廢距今已十有四
年矣茲得重建是亭者實以國家乂安人民
和樂年穀順成家大人旣自史局歸田而予復
蒙恩省覲得以優游家食此可以慶世運之
郅隆遭逢之至厚而君上之恩不能一飯忘

也一亭雖微其廢而復成者詎可不思其所自耶亭無所有頗宜遠觀吳山拱對儼若主賓朝霞而暮靄煙霏而雲變雨暘晦明千態萬狀他若雉堞之廻環浮圖之竦峙與夫邨墟竹樹之繚繞田疇溝澮桑麻禾黍之參差春秋佳日冶遊士女筍輿出沒于林閒蘭艇洄浴于岸曲凡園以外所有之景皆可寓目而得之家大人著書之暇時與賓從圍碁飲酒嘯傲其閒而予亦追隨杖履不啻若沂水之童冠偕遊蘭亭之少長咸集也遊覽未旣而予將駕言北行四顧雲

山惘然增悵粦木魚鳥對之若有離別可憐之色管之人有陟岵岵而思歸循南陔而思養者未免有情能無惓惓於是哉然予聞古之君子進非廊廟之爲榮而退非林泉之爲適也其先憂後樂之志有不能一日釋諸懷者雖宮室之美輿馬衣服之侈麗尚且不得而有之况一亭之區區者乎顧予自惟材質蹇劣雖備官於朝亦止浮沉偃仰未能有所表見則欲爲異日歸養之計以娛親而怡老其終必有取於是焉姑記此亭以俟之

松筠堂記

彭子瞻庭壬戌廷對為第三人官翰林者三載請假歸里卜居於城之西偏顏其堂曰松筠而屬予記之予與彭子少同學長同補邑弟子員又同舉於禮部同讀中祕書知彭子最悉彭子雖生於世族然家道中落幼孤苦不翅若寒素尊大人問昭先生種學績文齋志以沒太夫人稱未亾人坐三十季飲茶茹藥所以撫育訓誨彭子者甚至而彭子能讀父書克振其家聲膺天子之寵命以大其門閭可不謂之繼志

述事者歟憶曩歲從彭子遊時時過其居居甚
庫隘不過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耳而彭子蕭然
自得絕不以隱約動其心今也入其門宏以敞
行其庭曠以舒升其堂輪焉奐焉一時親族媼
黨及朋從之來游者莫不咨嗟歎羨以為榮而
彭子之意泊如也書卷之外室無長物不異曩
歲窮居時回思三十季來飄搖風雨食貧攻苦
之况其艱難險阻亦既備嘗之矣韓退之詩云
辛勤三十季以有此屋廬興言及此能不為之
慨然乎日者 天子褒太夫人之節 特賜旌

表而又適遇 覃恩封章寵錫綸衣翟茀之榮
焜耀里閭彭子方閑居將母修南陔白萼之養
登斯堂也壽觴舉而慈顏和太夫人之純嘏景
福正未有艾尊大父貽令先生鄉里之祭酒也
積德累行名聞 當宁齒且及期矣而神貌完
固敬共不衰所謂錫純嘏介景福者先有明徵
矣予聞之源遠者流必長豈誣也哉記之言松
筠謂其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彭子以是名其
堂既以誌太夫人大節而更以致無疆之祝
云爾抑予於彭子則又知其樹品之脩潔植學

之淡茂卓然獨立不染流俗管人取斯義以比
正人咏君子者於是乎在并書此以訂歲寒之
盟焉其實四知而不知則其真者固將以

真意齋記

偶讀陶詩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而爽
然有會於心遂以真意名其齋而因歎天下之
人無一不流於僞也無一不流於僞則僞者浸
託於真而真者或反疑其僞真僞之相淆也亦
已久矣居恆自念天下爲人之真者無過於予
予惟自任其真故見諒於知者而往往見罪於
不知者然予惟始終一任其真則知者固諒而
不知者亦不以爲罪焉今予之名其齋固將以
爲學詩學文之所也人必爲其真而詩文又豈

可以僞爲乎乃今之爲詩文者其失有二一曰擬古一曰趨時擬古者但以摹倣爲工而不知有變化從心之妙趨時者但以應時爲業而不暇爲深造自得之功是二者皆僞也予謂學詩文者不當求其辭而當求其意以其真意發而爲詩則詩爲真詩以其真意發而爲文則文爲真文苟得其真意擬古可也趨時亦可也卽不必擬古而寧至有背於古不必趨時而寧至有背於時哉以予爲人之真而復欲學詩文之真者其以真意名齋不亦可乎抑又思之所謂真者誠也真實無妄之謂也能守其真而勿流於僞則於聖學亦不遠矣

遊寒山記

吳郡名山多矣而寒山獨有幽秀曠遠之致以故爲高人逸士所栖託閒嘗聞祖父言此山自趙凡夫隱君始闢鑿石爲澗引泉爲池廣構精舍分爲三徑其最勝處有千尺雪可擬廬山瀑布有流觴曲水則仿蘭亭遺蹟也予遂低徊念之不能置云乙巳春從祖父埽墓僂道登支硎由觀音寺折而西始見所謂寒山者於時春風駘蕩景物暄妍泉石縈環煙霞吞吐曠觀萬類心朗神怡隱君故宅今爲報恩寺由寺以至

墓門松篁繚繞拂予襟帶閒以視支硎筍輿襟
沓士女冶遊覺寒山之幽秀曠遠真爲獨絕矣
是晚宿化城并見所謂千尺雪者瀑流噴激不
啻飛霰然洵奇觀也翼日遊泐螺則窈而淡遊
空空則僻而靜與化城爲寒山三徑云登眺所
至足蕩心曾旣而浮雲四起微雨忽來還憩千
尺雪水聲潺湲坐聽久之而雨天乍霽矣山嵐
如洗愈覺明淨可愛道旁怪石種種獻奇令人
應接不暇于是喟然於趙隱君開山之功而牽
茲山之果有遭也予又低徊畱之不能去云會
催科事迫遂從祖父歸爰爲之記時乙巳春三
月也

與友人書

昨致書於足下云云者以足下不信因果舉易傳游魂爲變一語謂變而之無故欲本宋儒之說參以明儒之論以相質証足下乃以爲生前有善惡而死後無果報無怪乎言之杌鑿而不相入也愚謂論語一書聖人教人以日用常行之事由下學而至於上達其於季路事鬼神與死生之間皆以不答者答之而微言則寓之於易且亦散見於他經易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固已詳哉其言之矣諸如鬼神害盈而福謙夫鬼神何以能爲害耶聖人以神道設教所謂神道者何耶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所謂上帝者理而已耶抑實有所謂上帝者耶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帝何云怒箕子豈謾言以欺武王耶此類不可枚舉聖人教人爲善第明著之曰宜惠迪勿從逆可也宜積善勿積不善可也何以曰吉曰凶曰慶曰殃耶聖人豈以吉慶聳動人之爲善而以凶殃恐嚇人之爲不善耶夫亦曰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不可掩也如曰無果報則所謂吉慶者於何而見之所謂凶殃者於何而徵之君子爲善固無望報之心若小人而無凶殃其何所警戒焉所謂凶殃者或遭王法或遭冥誅皆不可知古之小人亦有終身爲惡而以考終者天道茫茫竟不可問乎滿王法而受冥誅夫亦理之所必然無疑也故果報之說不可沒也管人有椎牛以祭理盛服以拜能之謔而足下淡歎其妙推足下之意不過曰無所謂天也理而已無所謂鬼神也能而已未能淡究乎理與能之

說而但以無天無鬼神爲可喜則可以無所忌
憚而無所不爲也朱子之註易于萃卦曰廟所
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
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今足下以爲人死則變
而之無漸滅殆盡則是祖宗之精神蚤已散失
無可復聚禮經所謂愾然憊然等語無異癡人
說寢享祀烝嘗亦近於僞矣由前言之則無天
無鬼神由後言之則無祖宗此豈可以爲訓乎
愚嘗服膺忠憲高子之遺書矣其論游魂爲變
曰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

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亾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
亾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
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
掩乎足下試將高子之說淡思而紬繹之則得
矣今之學者師心自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守其一說而不知其又一說其亦可慨也
夫

請友看牡丹啓

三春和煦百卉敷榮青山與新綠相依黃鳥共
落紅竝舞覩物華之爛熳喜天宇之清和茲者
時屆暮春令逢穀雨鼠姑乍發鹿韭爭開國色
天成燦燦瓊枝繚繞僊葩日映層層瑤萼紛披
錦攢百寶之奇繡簇五雲之麗骨相莊嚴爭似
人間富貴丰標綽約儼如天上神僊芳姿可比
芙蓉近侍祇堪芍藥自然豔質因拂黛而增妍
別有生香爲洗妝而加媚固美景良辰之競爽
亦賞心樂事之咸宜餞以醇醪佐之嘉果春入

滄澹文彙卷五
醉鄉休負提壺之勸，筭開月夜，莫辭秉燭之遊。
對印友而長歌進，嘉賓以大斗流觴。曲水追禊
事於蘭亭，六博彈碁，想勝遊於鄴下。庶幾睠言
同好，可傾北海之杯。樂與繁心，更賭東山之弈。
云爾

滄澹文彙卷五

長洲尤珍謹庸著

聖學聖治策

會試

帝王之治，未有不本於學者也。帝王之學，未有不通於治者也。則於君臣泰交之日，而欲勉聖學於日新，輔聖治於日盛者，不外於主敬之一心，而天德王道畢備乎此矣。粵稽唐虞三代之臣，所以告其君者，若大禹之安止，伊尹之協一，尚父之敬義，周公之無逸，無非本精一執中之心，法以交儆於無窮。迨漢唐宋令辟，非不思典

學以圖治而或安於小成或偏於襍霸者無亦
心汰未純而君臣交傲之風不少概見歟我
皇上以天縱之姿而猶虛懷延訪此正爲人臣
者盡忠納誨之時也則欲思保泰於永久者亦
惟在

皇上主敬之一心而已蓋未治而求其治未安
而求其安者主敬之心固當思其難以圖其易
已治而益進於治已安而益進於安者主敬之
心尤當慎於始以保於終誠能以敬天者爲敬
而惟幾惟康必嚴其昭受也曰明曰旦必戒其

戲渝也以敬民者爲敬而吉凶同患必推好惡
以繫矩也憂樂相關必慎嘖笑以防微也由是
敬之於大廷廣衆之間則視聽言動之必肅敬
之於宮寢燕閒之內則起居出入之必欽敬之
於誦讀書史之餘則聖賢若遇於羹墻敬之於
遊豫時巡之會則民物常縈夫寤寐以之用人
而前後左右罔非一德之同心以之行政而黜
陟張弛皆奉三無以立極將見聖學日新聖治
日盛所謂天德王道之全其在斯乎至於保泰
之規模次第則必先之以寬大而後可捐天下

之繁苛繼之以精明而後可振天下之急翫要
惟本之以敬則寬大者不流於縱弛精明者不
過於嚴厲所謂以純王之心而爲純王之治者
也以之一道同風夫且協和而雍變矣以之祈
天永命夫且累洽而重熙矣唐虞三代之治可
以復見而何漢唐宋之足云

無欲故靜有主則虛論

館課

聖賢之學莫先治心心無間於內外必合內外
以交修而治心之功乃得其要蓋心之所以不
治者有欲爲之動也一動於欲則此心遂失其
所主夫其動於欲而失所主者非獨在外紛孽
之漸染易至於流卽在內思慮之紛紜亦足爲
累惟外之能去其物交之誘內之能息其妄念
之營斯心之緣於外而多欲者歸之於至靜之
地而不遷心之役於內而無主者宰之於至虛
之中而不擾此周子無欲故靜程子有主則虛

之說臨川吳氏推爲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今夫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以生虛靈知覺之中莫非
仁義禮智之德賦之於天則爲繼之者善具之
於人則爲成之者性本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
自人爲外物所役而此心或至於昏昧或至於
放逸遂失其靜虛之本體本體既失而施之於
用則酬酢事變之交必有不得其當者故學莫
急於治心而欲治其心不可不有以制其外尤
不可不有以養其中且夫所謂無欲者不特聲
色翫好之私宜絕也卽意念之間有所偏向亦

爲欲何也以其有所偏向者是在內之渣滓未
化也所謂有主者不特紛營膠擾之患宜去也
卽意念之間有所游移亦不得爲有主何也以
其有所游移者是在內之操存未固也故制其
外以養其中者必使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內念
不出外緣不入克己而禮始復閑邪而誠自存
俾我心如明鏡如止水湛然純一而靜者常靜
矣卓然清明而虛者常虛矣由是以寂然不動
之體爲感而遂通之用推之萬事萬變莫不以
人治人而不失其方因物付物而各得其所惟

靜也足以善天下之動惟虛也足以統天下之
實明通公溥之妙其在斯乎抑有說焉欲如周
子之無欲不可入於清淨寂滅之教欲如程子
之有主不可滯於意必固我之私從事於斯者
其必以主敬爲要乎蓋敬爲主一無適主一則
有主之謂無適則無欲之謂也致虛守靜之功
不外乎此故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以虛靜
爲敬者此言尤足相發明也後之言虛靜者吾
惑焉佛氏自謂無欲而非周子之所謂無欲也
告子自謂有主而非程子之所謂有主也其治

心者有似乎吾儒之居敬而全無窮理之功以
至迷惑瞽亂而不知返抑知欲居敬者必須窮
理理有未明故心不虛靜心不虛靜而別爲法
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然則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二者誠不可偏廢而延平所云默坐澄
心體認天理者尤初學入德之門也歟

公辭歸天... 貴途... 以齊其心... 聖治輝

擬 上以滇南蕩平恭進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大赦天下羣臣 賀

表 康熙二十季

伏以 天威赫濯武成彰捷伐之勳 聖治輝

煌文命備尊崇之典 授雕戈於闔外克奏膚

功 獻寶冊於宮中以介景福 鳳詔頒而風

雲動色 鴻恩布而山谷騰聲化日重新普天

胥慶 臣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興王

創業內治必兼夫外威盛世修文上行亦推而

下濟虞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橐弓猶遷多士

漢通絕域屢勤下瀨之師唐削強藩聿奏平淮
之頌然而昆明池外空祀碧雞大度河西遽畫
玉斧夜郎自大徒馳諭蜀之文六詔并吞莫澡
歸蕃之罪跳梁時有翦滅爲難至於振旅班師
之日不聞蘭殿傳觴投戈息馬之季未見椒闈
問寢彼含飴之明德何嘗臺上圖形卽稱制之
宣仁豈必簾前奏凱延恩之儀注雖繇興慶之
宴遊綦盛祇集九重之燕喜鮮合萬國之歡
心况乎簞食壺漿之衆皆舉首以望昇平乃至
老羸癯疾之民亦扶杖而觀德化苟王居之

弗渙將民瘼其疇依未有九功七德嘉慶萃於
一時萬福千秋聲教訖於四海如今日者
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履泰乘乾 繼離出震 坐衣裳
而治政令風移 秉旄鉞以麾軍聲露布固已
幽都暘谷盡入版圖孳尾昆蟲均沾愷澤驗東
風而受吏碧帑充庭測海水而來王朱車集闕
者矣何意鴟音未革鷹眼仍颺以亾國之游魂
竊新朝之佐命不思卵翼輒逞磐牙長蛇封
豕蠢爾橫行笮馬髦牛公然薦食漸憑陵於四

塞夏煽動於三方招百粵爲連雞引七閩爲犄
角巨憝旣殛遺孽猶存斯民竝切同仇我皇
寧無一怒於是禡牙誓師鑿門遣將蠶旗西指
嶠函之千嶂都開犀甲南征甌越之百城齊下
一揮青兕交廣投誠再濯黃龍巴巫效命遂銜
枚而疾進競拔蝥以先登雷轟電擊影翻鐵索
之橋海走山飛聲震銅標之柱哀牢襍種立致
土崩莊躋餘氛終於灰滅捷書夜奏天邊已埽
欃槍大號晨宣日下皆騰玉燭此豈諸武臣
之力伊惟聖天子之休乃皇上勞謙不伐

逸豫靡寧緬思八載之焦勞實本兩宮之教
誨在簪沐雨櫛風之際功媿畢榮於今瞻雲就
日之秋名齊堯舜征車初出勞賜先降於掖
庭羽檄方馳運籌每參於帷幄仰觀長信長
秋之範遠邁思齊思媚之風旣廓鴻圖宜增
徽號九州大定式高弘靖之名百福駢臻正
協端禧之美率千官而肆覲賀萬壽以三
朝樂奏鈞天禮成吉日六宮喜色猗與呈三
代之祥四國觀光允矣稱一人之孝弘推
錫類廣被殊恩彤弓盧矢開石室以酬庸翠

軸鸞章闢金門而賜爵念征輸之不已亟免
全租問刑獄之幾何當除襍犯凡在夏張之
例悉登寬大之書輜軒一出萬里春風綸綍
再施十行膏雨誠太平之盛事爲千古之美談
臣等扞牧未能尸養有負修文偃武慚無汗馬
之勞移孝作忠奉見濯龍之化獻囚在泮願和
鐃歌稱兕登堂請陳綵舞欣遇大師之克敢揚
重吳之申伏願文德誕敷孝思永錫
四征戡亂仍講藝以建三雍五瑞承歡更推
恩以睦九族凝和玉極仰天子之無爲

積慶璇宮祚曾孫之有道則邇寧遠至陳時夏
於萬邦翼燕貽謀奠丕基於百世矣

擬 上以天下蕩平上元佳節 賜宴

羣臣於乾清宮 御製首唱柏梁體

羣臣恭和 謝表 康熙二十一年

伏以 皇圖開泰一堂集喜起之權 帝御承

乾萬國仰勲華之盛 天章倬於雲漢慶溢金

甌 春色煥於星杓光騰玉燭軍禮成而賓禮

舉凱歌闋而雅歌興德為聖人樂以天下 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功帝德奮武

必繼以修文君明臣良先憂亦兼夫後樂虞廷

舞干之日載聽賡颺周家橐矢之季言觀飲豈

始鹿鳴而終湛露每奏笙簧鐘鼓之音內天保
而外采薇不乏旨酒嘉魚之饗卷阿之遊歌美
矣江漢之稽拜休哉若乃漢主歌風僅設南宮
之宴秦王破陣徒誇貞觀之符或馬射於萼林
時觴流於曲水昆明池上紛飛應制之詩興慶
宮前爭合大酺之樂雖賞筭坐釣美景不過閒
遊况結綵張鐙良辰未聞文讌西園車蓋已屬
靡詞南國瓊筭尤非雅調欲問太平之象當觀
天子之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亶作聰明

丕承謨烈

巍巍蕩

蕩仰廣運之無名

祇祇威威識建中之有極

惟一德惟民一德九圍式咸有之風大文

三會大武三會四海成會同之治然猶殷憂啓

聖滋三葉之萌芽殺伐隨時煩六師之震疊

今者義旗西指谷靜山空勁旅南驅風除電掃

伏莽負嵎之寇駢首檻車射天逐日之渠傳膏

齋斧碧雞金馬盡入版圖勳女髮僮俱增戶口

壺漿簞食見前歌後舞而來航海梯山受大共

小球之集兵氣銷爲日月恩波出自雲霄

赦書下而萬姓高嘯爵賞頒而千官雀躍迴

念九重之宵旰實經八載之焦勞幸王心
之載寧知天顏之有喜蒼龍初駕萬物皆春
青鳥司開四方來賀思共股肱之佐暫追耳
目之娛值玉兔之當天迨金吾之放夜爰開
內殿特備天厨五色雲中扶下六飛之輦
千筭影裏擎來萬歲之杯酒出僊薌饌分禁
鬻陳魚龍之戲恍在鈞天燃鸞鳳之鐙如同晝
日旣初筵之秩秩更三爵之油油儀制毋煩笑
言勿禁良云式燕以衍庶幾不醉無歸樽俎將
終皇情允暢笙歌甫畢睿藻方開乃從松

棟之餘降作柏梁之體卿雲日日如聞璇室之
唵鞠秀蘭芳不數河汾之曲于是班聯遞進競
寫魚牋几席橫披偕摛筠管雖夜珠明月麤工
帳殿之詞而白雪陽春難和薰風之奏仍題
御墨序以冠弁夏命雕人登之碑版用紀圖
書之瑞常傳雅頌之音在盛世固宜有之惟賢
者而後樂此臣等才慚扞牧寵荷承筐際六宇
之昇平欣逢視草覩九達之熙皞佇想傳柑猥
叨鼎養之隆獲奉豫遊之盛聆金石宮商
之韻自媿吹竽觀山龍黼黻之文何能補袞伏

願 高而彌下 安不念危 息馬投戈猶念
蕪亭之豆粥 吹笙鼓瑟永懷篳路之桃弧
君曰俞而臣曰都昌言舜典 恭作肅而從作
又洪範箕疇將來東西南朔四海之聲教咸通
冬夏春秋萬季之丕基長固矣

歸去來辭

和陶

歸去來兮曰歸曰歸胡不歸仕既貧而復病顧
形影而獨悲感季萼之易邁撫歲月之難追對
百端之交集覺萬念之皆非常照鏡以鑷髮恒
約帶而寬衣爰奉身而蚤退庶見幾而識微維
名與利載趨載奔蠅營蟻附叩戶踵門紛萼競
戰道義安存宋寥書史冷落琴尊伊哲人之恬
靜思學孔而希顏甘疏水之足樂守簞瓢之可
安雖栖遲乎朝市長下帷而掩關展一編以幽
討開萬卷而博觀窮物理與人事驗盈虛與往

還舍坎行而就良止故欲進而盤桓歸去來兮
吾何心乎宦游閱仕途之嶮巇知時命之難求
苟乍榮而乍辱寧無喜而無憂家有園沼壑有
田疇命我筍輿招我蘭舟登南陔以眺望見萼
黍之盈丘時吟風而弄月亦漱石而枕流庶消
搖以自得能心逸而日休已矣乎人生行止各
有時何必栖栖苦滯畱不如隨遇任所之白雲
長在望青山遙與期聽漁樵之問答觀農圃之
耘耔倦作牧人之寢醉吟孺子之詩信樂天而
知命吾將隱兮莫遲疑

清慎勤箴

經進文

惟

聖奉

天惟臣事

君靖共爾位阜成兆民當官三事曰清慎勤允
能蹈此乃爲純臣厥清伊何皇皇仁義廉
潔立身淡泊明志景彼高賢四知自誓毋
或貪黷以徇貨利厥慎伊何翼翼小心執
事有恪亮采惟欽景彼前哲履薄臨深毋
或縱肆以卽愆淫厥勤伊何孜孜奉職夙

興夜寐朝乾夕惕景彼先民分陰是愔毋
或怠荒以耽暇逸清不可矯近於沽名谿
刻爲清不能和平慎不可蕙至於畏事竣
巡爲慎不能果毅勤不可躁期於速成進
銳爲勤不能有恒知斯三者務在得中無
偏無陂有始有終事無鉅細秩無卑崇念
茲勿釋夙夜在公

聖皇在御履乾開泰凡百有位奮庸熙載敬爾
官常共抒忠愛史臣執筆敢告寮案

謹箴

中庸有言庸言之謹行遠登高基於卑近彼放
言者尚口起羞一言之玷如水難收念管先民
不騰口說出之徐徐守之呐呐謹之謹之妄語
必懲斂華就實勿露鋒棱

大易有言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歸於中正彼墮
行者敗檢喪名一行之失如厦斯傾念管先民
不欺暗室聞之皇皇措之秩秩謹之謹之細行
必矜臨淡履薄毋逞材能

瀛洲亭銘

晉唐貞觀開館延英十八學士謂之登瀛
至今相傳稱爲仙署鰲島鳳池五雲多處
文學侍從

天子近臣立德立言儲蓄經綸德之不修業亦
弗顯言之無文行亦不達勉旃有位敬爾
攸司讀書立品毋怠而嬉

聖主育才多士藹藹靜壹流競崇獎恬退凡百
君子先民是程尚其念哉勿媿斯亭

瘡瘡瘡

大士像贊

善哉觀世音天竺古大士南海現法身高坐山
 巖裏楊柳插軍持注此一勺水散作花雨飛人
 天共歡喜手提摩尼珠光照萬千里能念大慈
 悲苦難一切弭尋聲著靈感滅度衆生已云何
 得滅度只在方寸耳觀音本無觀詎可色相擬
 瞻彼畫圖中讚歎作敬禮竹林風動時石畔祥
 雲起

世所傳八家之文必首昌黎尚已昌黎之教人
學為文也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則夫學昌黎者
亦當師其意而不師其辭矣今試觀孔孟之書
其辭則典謨訓誥之遺也其意則道德仁義之
歸也而昌黎亦然是昌黎之文蓋以明道也其
明道奈何亦曰學聖人而已矣嗟乎昌黎之所
以重者豈僅其外之文乎東坡云匹夫而為百
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斯言惟孔孟當之而於
昌黎亦云故孔孟皇皇於一時而垂法萬世昌

讀昌黎文

世所傳八家之文必首昌黎尚已昌黎之教人
學為文也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則夫學昌黎者
亦當師其意而不師其辭矣今試觀孔孟之書
其辭則典謨訓誥之遺也其意則道德仁義之
歸也而昌黎亦然是昌黎之文蓋以明道也其
明道奈何亦曰學聖人而已矣嗟乎昌黎之所
以重者豈僅其外之文乎東坡云匹夫而為百
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斯言惟孔孟當之而於
昌黎亦云故孔孟皇皇於一時而垂法萬世昌

海澱文彙卷五
黎之文當世大怪之至宋始傳以是知文之所
存卽道之所存也而後之人顧謂其因文以見
道未能卽道以爲文抑知昌黎之意實在於明
道而豈僅其外之文乎故曰當師其意而不師
其辭也雖然人之欲得其意者又安可不卽其
辭而求之與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忠孝節義人倫所重若女子許嫁而夫死改適
不可謂之失節也近世往往有至於自殺以殉
其夫者是不明孔子所云三從之義而大傷父
母之心矣亦思孝與貞孰重乎在家而不從父
未嫁而從夫爲女子之道應如是乎吳中好事
者多聞有貞女輒譁然而稱之竊恐此風一啓
則未嫁者俱懷殉夫之念改適者不無慙媿之
心閨閣女子無所知識因而輕生者或有之矣
此不可以爲訓也且夫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

義何處不勉焉孔子言匹夫匹婦之爲諒孟子言可以無死死傷勇士君子不思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而欲取矯激之行導天下女子以輕生母乃好名之過而不復計其弊之有所極歟夫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夫婦人倫之始也震川此論所以厚男女之別重廉恥之防維持世教之苦心與聖賢無異抑又聞之周禮媒氏禁嫁殤者孔子言女未廟見而死示未成婦歸葬於女氏之黨今之好事者復爲合葬之舉以求勝於周公孔子可不謂之大惑也此又不可以爲訓也

書震川張氏女貞節記後

伯夸叔齊之求仁得仁朱子專指讓國一事而言其叩馬而諫採薇作歌出自史遷之書孔子孟未嘗論次及之所謂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論道者不談湯武未爲不知道也至景公千駟夸齊餓首陽特以貧富而較論耳其爲讓國而窮餓乎抑爲不食周粟而餓死乎亦未有明文也夫孔孟之論夸齊甚詳似宜表其大節

以興起天下後世忠義之風而乃絕不論及何
耶按史遷所引本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云

王荆公唐荆川俱有
此論非余臆說也

書白衣先生逸事後

新安吳浩然先生遭勝國之變遯於虞山學者
稱爲白衣先生跡其行事殆類古之謝皋羽鄭
所南一流顧先生著書甚夥歿後散佚不傳論
者謂不得比於晞髮諸訕及井中心史爲惜而
吾謂先生之志節自不愧於皋羽所南不係乎
書之存亾也且先生以勝國遺民抱黍離之痛
方期匿跡韜聲不欲以姓氏挂於人間而豈欲
使著述傳於身後耶則書之散佚或者正翁之
志而不必爲翁惜也夫國步艱難之際士之乘

時取高位者比比而是而布衣韋帶之士獨能以孺立此以見志節之可守而凡苟於富貴者亦可聞風而知愧也已

題歸邨襍詩

葉橫山先生高弟張子偕行以曠世逸才不屑屑於舉子業而刻意工詩卜居歸邨有終隱之志固今之詩人也亦隱士也諸君子題詠歸邨景物歷歷如畫讀其詩想見其爲人此中一一有張子在焉是張子不必以歸邨而名歸邨乃得張子而始名耳管王維輞川詩止有裴迪屬和茲則不啻過之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橫山先生往矣惜不及見此韻事張子其又不能無感也夫

論文

八則

失人失言智者弗為語上語下聖人無隱好為
人師則吾豈敢有問必竭固所願也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物皆然文為
甚雖有軼倫超羣之才而不嫻於泐亂次以濟
其可乎範我馳驅為之詭遇孰得孰失必有能
辨之者

昌黎云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初學文者須令格
局端正詞氣條達為主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變化從心總不踰矩循序漸進不容躐也
聖如孔子尚發憤忘食何況吾輩其可悠忽度
日乎然人之精神有限亦要隨自家力量學問
之道原非一蹴可至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盈科
後進勿助長也欲速則不達矣
時文佳者雖多惡者亦不少不可紛營亂吾心
目惟專心致志乃能有成

學者須常習靜靜坐中體驗聖賢道理自覺融
會貫通左右逢原及其爲文也汨汨然來矣
先輩論文以意思警拔爲主作文無意思味如

嚼蠟矣然意思又不可矯揉造作須要自然淡
造而自得之也

煮物者火候未到則不熟夫文亦在乎熟之而
已矣

爲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爲文亦然儲材未富
而油腔滑調其能免乎經史古文性理通鑑諸
書時文之大木也斲而小之猶愈於無

憶管季於時文中埋頭攻苦都無定見一日誦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云此法無實
無虛不覺恍然有會自此見得真守得定清夜

不寐思四書中語皆可為談文之助因筆數則
存舊笥中坐老檢閱如見故人也乙酉五月初
二日介峰學人記

滄溆文彙卷六

長洲尤珍謹庸著

皇清處士履方劉公墓誌銘

處士姓劉氏諱鴻謨字紹泰履方其號也先世
大梁唐時始祖雲龍公官南雄保昌令遂家焉
至宋四九公從保昌徙桂浦里東山公復徙順
德之騰冲鄉遂世居順德劉氏自唐迄今約九
百餘載中間或以爵位顯或以高隱稱子孫相
繼為粵中望族考諱善從隱居不仕妣黎碩人
翁少好讀書有大志顧不屑屑治章句學嘗慕

司馬子長爲人曰士生斯世得歷覽海內名山
大川足矣後值鼎革遂棄舉子業挾資斧遊荆
楚吳越間所至樂與賢人君子遊而當世賢人
君子亦往往爲之延譽其視世俗操奇贏以射
利者相徑庭也翁事父母能先意承志得其歡
心他如友于昆弟刑于妻子無不可爲家法春
秋時享必誠必慤修復先祠置義田贍族鄉黨
鄰里有以急難告者人人各得其意而太蓋輕
財好施其素性然也先是戊子己丑歲大無流
亾載道翁捐廩賑飢給櫪掩骼民之待以甦者

甚衆皆曰劉君活我嘗遊楚於客邸獲遺金百
餘金俟其人還之其人感泣致謝翁曰吾匪有
贈遺卽以女金歸女吾何與焉不受其謝而太
翁之好行其德類如此翁春秋旣高杜門却掃
不與戶外事惟日與羣從子姓燕坐一堂稱古
先談孝弟怡然自得也歲壬午值 天子萬壽
恩詔八十以上者賚綿帛粟肉翁時年八十
有五得逢 盛典越明年癸未十月日以疾卒
距生明萬曆庚申六月日年八十有六配霍氏
繼關氏麥氏子男二長名遠次名邁俱能繼父

志女一適士族孫男三曾孫男五翁老於布衣
於當世無所設施然天性肫篤以修於身者治
於家門內申申門外訢訢其孝友之誼固已孚
於宗族鄉黨矣而且然諾不欺取予不苟輕財
重義排難解紛其濟人利物之事尤彰彰在人
耳目閒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個儻
非常之人稱焉翁殆具個儻之資隱而未耀者
歟以視遊俠傳所謂修行砥名千里誦義獨行
傳所謂垂方不忒臨行罔惑者翁其近之矣某
季月日孤某葬於某原以狀來乞銘因誌其大

略并爲之銘曰
溯劉之先顯於有唐奕世載振子孫其昌翁繼
厥考士也而商以義爲利樂善有常敦本睦族
性行淳良扶危濟困氣誼慨慷翁雖往矣其存
者長貽謀裕後積德降祥山水之窟幽宮可藏
旣封旣安命名永彰

皇清敕授文林郎知河南汝州郊縣事陞開封府同知省巖張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材實難往往有其材而不見用卽用之而不足以盡其材俾雄駿魁壘之士方思激昂奮發以有所建豎一遭挫抑而遂至息機以終老不獲大用於時其可惋惜者豈徒在一人之身已哉吾於張君省巖而不禁有感也君諱震維字南音省巖其號也少以文章知名與族兄牖如評選制舉藝行世爲士林所稱補博士弟子員旋以逋稅除籍乃入國學銳欲以科

名顯顧屢試而不得雋念太夫人季高而贈公蚤已捐館思爲祿養計遂謁選就職得中州之郊令郊故大縣自明季頻罹兵燹郭郭丘墟今雖承平日久休養有季而流移未盡歸田野未盡闢君下車之日卽悉意訪求利病而區畫之觀其申明條約諄切懇到至與上官反覆陳請定賦稅之額邑民永賴其利復捐清俸葺文廟立義學興行教化士庶咸蒸然向風顧其剔弊除害每每不避嫌怨爲奸人所陷幾及禍幸上官力持公道事白而旋登薦牘授開封郡丞扣

缺需次君以太夫人望切倚閭遂幡然而歸偕諸兄曲盡色養旣而太夫人季躋八袞以疾告終偕諸兄視含斂營窀穸致哀盡禮無有遺憾服闋赴補因投牒失期被謫君慨然曰祿所以逮親也今長爲鮮民矣更何資此升斗哉遂終隱不出時季尚未及艾嗚呼所謂雄駿魁壘之士不獲大用於時者君非其人歟我國家用人隨才器使寸長必收一肯不掩而君以微文呈誤終老田閒此真可爲惋惜者也君和易近人不爲蘄絕之行孝友植於天性侍親疾衣不

八海文彙卷六
五
解帶居喪哀毀上有三兄事之如父死喪急難
不以有無爲辭顧中歲失其良耦長子能文而
天悼亾與思子有餘痛焉人見其席豐履順以
爲可以快然自得而抑知其中有默默不自得
者非特以才不盡爲世用而家庭間更遭不幸
爲可悲也君生於壬午十一月日卒於乙酉九
月日季六十有四先世以軍功受爵世舉其職
六世祖諱英自杭移鎮蘇州遂爲吳人其閒雖
以武職襲然彬彬多文學之彥或先爲諸生而
後承廕至君父季繫公爲本宗支子發身孤童

以大起其家業用君令邾考績贈文林郎如子
官母陳太君敕封太孺人配葛氏封孺人葛於
崑山爲望族孺人溫良懿淑能守其家風側室
孫氏子男四長頤昆廩貢生次頤勗天葛出次
嘉穎前河南懷慶府孟縣知縣候補員外郎次
嘉碩恩貢生孫出女子子六孫男二承勳承燕
愚父子交於君家昆弟閒最久賢兄寧章君率
其嗣君以墓銘爲請謹按來狀誌之并系以銘
銘曰
君之出處占在大易始也筮仕鼎養有實終也

退休雉膏不食其才則豐其遇則嗇樂哉斯丘
山淡水悠孺人令子相聚遨遊巍然馬鬣鬱然
松楸貽爾後嗣廕及千秋

亾女淑嘉壙銘

嗚呼此爲予第四女淑嘉之壙吾妻舉子二女
四而次子殤今第四女又蚤卒自舉吾女後吾
妻遂不復舉子女時予尚未第也予羈宦在京
愁而善病女日夕侍湯藥不離側閒取中帚廁
踰身自浣滌不使婢僕知予每當病時意有所
需未嘗不嘑吾女也乞歸三季而予家適有无
妄災女驚憂遂得病病久宜服漫而醫家莫敢
進迨病篤急以漫少許投之覺稍閒會從市中
售漫誤取贗者亦由服漫遲故終不效悲夫予

海澱文彙卷六
七
索居鮮歡女依依邾下不啻如幼子今已矣予
又蚤衰於吾女之沒有餘慟焉女許字崑山王
縈巖編脩次子希正縣學生按禮女子季十有
五而笄笄不爲殤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嫁字
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季已十有八
矣予故爲之服暮康熙三十八季冬十月十五
日葬於鷄子塢實祔吾弟弘璧墓側因爲銘銘
曰
女子在家與子一骨月歸土事永畢魂氣杳冥
安可識

亾兒世曾壙誌銘

嗚嘯此吾次兒之壙也兒生於乙酉五月二十
八日歿於庚寅五月十二日季六歲名之曰世
曾字之曰孝若以爲吾亾弟後者也亾弟文學
弘璧讀書賁志而歿原配鄭氏繼配金氏生一
女相繼俱歿歎一綫之未延痛九原之莫告吾
之晚季娶妾者欲生子爲亾弟後亦先君子之
志也今而忽歿是使吾弟仍無後也是使先君
子之志終不得慰也不寧惟是是使吾晚景孤
宗邾下無與爲娛也悠悠蒼天夫亦安可問也

兒生而娟好聰慧機警善會人意凡一語言一舉動皆暗與吾意合將謂繼吾志者在此兒也天性甚孝每得瓜果餅餌輒獻於吾吾不欲食仍與之終不取也移時不見卽相覓出必送歸必迎晨昏定省若知禮也或以吾將赴京語之卽憮然其意蓋不忍一日離也事嫡母逾於所生母故吾妻頗愛之也吾被酒無聊欲解悶懷兒輒於鐙下戲高歌作武將狀且作指揮破敵狀志何壯也每日至齋中覓紙濡毫與以書卷卽細翫朗誦不肖釋手知有客弈必趨侍候小

飲卽相陪朔望必隨吾拜家祀拜祠堂生平喜肉食家中不能常具度不得卽已氣質何醇也病危時屢嘔嫡母執手訣別哀哀而泣嘔阿姊相對哀甚投生母懷乞一抱且索乳獨不嘔吾與訣別者其以吾平日不輕與之言笑故弗昵也抑自知短命有負所生故黯然神傷而不語也或知吾心中種愛異時必哭之過時而悲故若推而遠之也兒最機警必有淡意恨爾時不一問之也疾亟時在保母懷中撫摩忽欲離去自寢保母弗忍釋兒自投于簀吾曰是也男子

不死於婦人之手兒若領之也所謂暗與吾意
合者平日皆此類也欲向天拜禱尼之不可卽
置拜具於牀前扶掖下牀合掌而拜不能成禮
因仆於地殊可憐也家人輩勸其勿去則云我
不忤且云誰何敢引我忤至中夜忽去人皆倦
寐不及見夏可悲也兒患痘疹氣虛毒盛應用
清涼藥乃發而時醫但知用發藥故終不發越
七日死死後見親友言之方知用藥未善也命
相俱無死法天災流行或感時氣使然非必盡
由胎毒也先是有五臺山老僧季八十三來覓

兒云是普壽和尚第七世託生於此五月五日
有大災難勿令出外可免此厄爾時置之不信
不意於園亭受驚得病竟在五月四日也病中
令人羣誦佛號不誦者訶之手結梵印示人且
作噉口勢老僧云云或可信也其來也有自其
忤也亦有因生時及死時俱雷電而雨也按禮
爲無服之殤今從下殤之禮者吾寡子息而弗
忍也且爲忤弟後也先君子之所屬意也康熙
日葬於鷓子塢先塋之次實祔
忤弟墓側也銘曰

事親終吾老矣既不隱復不仕於暮季方育爾
娛邴下豈可喜今也亾萬事已料餘生知有幾
季有盡悲不止斂骨肉葬於此依爾祖嗣叔氏
魂歸來非耶是誓結來生重爲父子

恭擬祭孝懿皇后文

七月十五日

中天景麗絜娥匿采于瑤臺斗極星移寶婺韜
光于玉宇秋風乍起環珮無聲夜雨淒然翬綸
減色望總帷而隕涕奠桂醑而銜悲惟皇后貞
靜幽閑柔嘉淑慎明詩習禮克昭雖肅之型服
澣分絲夏表儉勤之節女史之箴常佩大家之
誠夙嫺德冠後宮奉歡心于
長樂恩隆子姓撫主噐于承華屬當冊立之時
乃值彌留之際蓬山不返碧海難逢鳳車忽去
人閒鸞輅仍歸天上椒塗弛衛莫陪別苑之遊

蘭路凝塵誰奉行宮之宴想徽音其永隔顧筵
几而興哀嗚呼玉冊纔頒遽收華于紫闈金函
甫啓頓掩耀于彤帷宮中思后德之賢天下失
母儀之重靈衣在襲無復警告于宵衣組帳依
稀漫想形容于甲帳用陳祭奠庶慰幽冥

恭擬三祭孝懿皇后文

七月二十七日

辰火將頽零露灑而助泣井梧漸隕淒風颯以
增哀撫節序而傷悲雲迷月御望郊園而延佇
霧暗星軒修旅奠于兩甸奏輓歌之三闋惟皇
后安貞應地柔順承天嫺內則以奉

慈寧徽音允嗣正母儀以臨嬪御懿範難名儉
比葛覃久助關雎之化和如螽羽肇開麟趾之
祥屬嘉號之纔膺顧芳姿其遽謝蚤朝聽政文
明誰贊黃裳乙夜陳書紀注莫登彤管香銷蘭
篆寶鼎空遺鏡掩菱華璇臺永閉想返魂其無

日思誅德而奚窮嗚呼樹咽哀蟬階鳴落葉睹
秋光之易老青女含愁瞻桂魄之難全縈娥興
歎玉容邈矣髣髴猶存椒窻依然淒涼何極載
申禮薦重屢哀忱

恭擬上諡冊祭孝懿皇后文

位正璇闈萬國羣瞻令範聲坐彤史千秋競仰
遺徽惟大行可受大名斯鉅號永符鉅典月華
霧掩仍濯魄于丹霄星彩雲埋更揚光于碧落
太郊園其漸遠中外心摧盼隧路之初成幽明
禮洽潔苾芬以致薦賁典冊以流芳惟皇后德
協坤貞道承乾健旣敦仁而習禮亦體順而含
章孝奉

重闈齋媾夙嫺婦職慈均衆子恩勤蚤著母儀
六宮聽鳴珮之聲肅雝式序三殿贊求衣之治

敬戒無違乃寶冊之初宣何珠奩之忽闕鸞輦
一杳杳何之鳳翼重遷悠悠難問念徽音其
未遠用錫嘉稱思淑問之孔昭宜隆美號感今
追咎誅德行而奚窮紀實尊名按彝章而非忝
嗚呼音容杳隔傷歲月之已非典禮輝煌想儀
刑其如在金函載捧永照泉臺玉字重新長縣
寢廟允坐休于鐘萬庶表瑞于園陵爰申祭告
之誠尚冀幽靈之格

公祭彭貽令先生文

嗚呼南極光銷少微芒落老成遽謝典刑靡託
風雲悽愴林泉蕭索梁崩哲萎失此先覺猗惟
太翁績學潛修商賢世德衣紹千秋精研河洛
廣涉墳丘楷模師表陶鑄蒙求溯翁少時淡湛
博洽筆埽千軍詞流三峽班馬文章鍾王書法
戾契功名笑談遇合遭時之否鬱爲國萼弓旌
下賁纁帛載加俾膺茂宰小試王家委辭召貢
抱璞懷葩有道卻徵太丘歸里管蒯軒裳塵埃
金紫漉酒絃琴枕經藉史玉樹驚摧蘭枝葭起

英英孫子失怙無依趨承祖訓亦父亦師簪筓
紫禁視艸丹墀頡頏鴈羽輝映鳳池珠履成行
玉珂連影人曰寵榮翁也恬靜遠性風疏逸情
雲迴賓松友喬龍潛鴻冥碑摹岫嶠詩詠皇義
巾箱夜錄棊几晨揮淋漓翰墨璀璨文詞鄉推
祭酒人號宗師松鞠栽籬蓬蒿揜徑駟馬旋鑣
高軒返棗違豐安匱采真繕性折芟燔枯縈風
彌勁儒宗文範宿學者季邦家矜式屢秩賓筵
名聞

天子惇史畱傳九德咸備百福兼全祝翁萬季

眉壽無疾何爲負杖俄然易簣帝謂錫齡尚靳
其一僚幽懷和觀化示宗_某等座陪文若班附
小同斗山忽隕几席安從臨風遙奠望遠心忡
輓詩云何高朗令終

公祭顧雪嶠先生文

嗚呼吳中四姓顧為望族亶生太翁伏鸞隱鵠
 五老方遊三星遽伏曾未耄期天奪何速溯翁
 少時掉鞅名場書揆宛委字繕巾箱文峰崒岬
 學海汪洋銜萼佩實藉甚宮牆高薦棘闈數奇
 不利名貢成均六堂遜避豐沛生徒蕭曹子弟
 絳帳談經元亭授字三銓膺考百里需才拂衣
 高隱引疾歸來門栽五柳庭植三槐芝蘭玉樹
 青蔥滿階偉哉長公巍然高第臚唱雲開粵翻
 日麗游佐鈞衡絲綸攸寄旋貳秩宗寅清自勵

海澱文獻卷六
祿養有加 封章載錫人羨寵榮翁甘岑宗騶
騎迴鑣軒車卻軾謝客杜門龍潛鳳匿鄧書京
邸訓督義方 君恩深重恪守官常靖共職業
黼黻文章應思報 國母遽還鄉翁之績學隱
而益耀翁之修德久而彌邵老成典型邦家則
倣曷不眉壽以身殉孝易簣之辰太母新艱飯
貝含斂血淚潺湲撫棺擗踊慟絕難攀九原從
母竝返僊班某等與長公誼切朋寮情同師友
三館弘開服膺大手握槩懷鉛追隨日久汗簡
將成圖書共受何期間訃遽在三春唁生哀逝

悼怛傷神輓歌競製絮酒敬陳靈其來格游戲
青旻

祭彭一菴先生文

嗚呼吳門之畔葑谿之東篤生明哲學範儒宗
周情孔思霽月光風楷模後進鎔鑄羣蒙溯公
少時金相玉質漁獵丘墳殺核經籍意氣雄豪
曾襟諒直掉鞅文場角立傑出數上長安春秋
校藝大材晚成壯志夙厲策名南宮蔚為國器
小試絃歌略覘經濟乃駕雙鳧乃涖五羊心勞
政拙不愧循良遐陬卓魯荒徼龔黃含德吐惠
令問孔彰飄然解組言尋初服五柳琴尊三徑
松蘓寄興煙霞陶情絲竹詩禮趨庭提命相勗

英英鳳雛振翮高騫禮闈獨步臚殿首傳雲開
五色喜動 天顏繙書蓬館視草粵輒祿養有
加封章載錫景命維新純禧是集優游林下圖
書自適耄而好學稽古益力揚亭授字馬帳傳
經後堂高弟前席諸生稱先則古盡稟師承奇
文欣賞月旦推評非惟文學厥重德行倡明正
道希賢希聖服膺程朱窮理居敬入室升堂門
牆藉甚李躬三老桓榮五夏僉曰公哉典禮斯
宏說經嶽嶽談藝觥觥乞言憲德惇史坐聲會
結者英門題通德祝公萬季鄉邦矜式宜享期

頤胡為易篲高朗令終五福斯畢吁嗟孝子晨
夕思歸身畱 帝闕心戀親闈陳情請急四牡
方馳曷不少待遽爾長辭某以交親追隨函丈
情同猶子諒方師長每奉箴規常蒙褒獎典型
邈矣今將安印維公生平三教貫穿適來時也
適去順焉疑游仙島或歸梵天我輩鍾情涕泗
空懸羈棲京邸教言久濶驚聞訃音中心怵怛
生芻一束挽歌一闋靈其鑒茲德音來括

祭顧母溫恭人文

嗚嘑禮訓內則易占中饋詩咏關雎書傳滂
洎
閨門之內四德宜備惟我恭人徽音無媿出自
閨閱姆傅祇承曰嬪君子歸於武陵宜其家室
慎乃寢興養慈甘旨祭潔豆登相大理君巍科
蚤掇中秘淡嚴西臺廉察摧齷奉公風清弊絕
盈廷交贊帝心嘉悅晉廷尉平以參爽鳩祥
風朝布泐曜宵流拂衣勇退樂志優游鴻妻萊
婦偕隱林丘始君未遇食貧處約環堵蕭然絃
歌自若泌水衡門栖遲永託牛衣泣涕犢褲操

作遭家不造竭蹶仔肩有無黽勉左右後先艱
難辛苦勞勩勤拳飢食黃齏寒枕青氊爰登仕
籍駸駸貴顯勛以清白縈絲弗染疏食布衣服
御裁減恐啓奢靡彌淡抑斂旋奉夫子襍被歸
來庾樓共眺陶徑常開羊求過從彭戴追陪烹
鮮翦韭屏當尊壘邈下二難人稱才子兩到雙
丁一時莫比伯也蜚鳴蛟騰鳳起仲氏火攻雲
霄可埃慶流福衍子孫繩繩枝駢萼跗玉樹生
庭屢膺 紫誥禴翟輝榮天之報施信而有徵
席厚履豐持盈戒滿貴而不驕克勤克儉壺範

肅雍母儀聖善令聞孔昭播於彤管某與大理
曾侍同朝備聞內德踰班軼轡申以婚姻用敦
縈交共辭 丹闕林下逍遙浙水吳山音塵密
邇偶聞寢疾何爲不起寶婺掩芒孀星失紀哀
哀兒女從今曷恃婦人之德非誅弗彰聊書椽
概老淚浪浪本榮枝茂可卜熾昌靈其有知奠
此椒漿

祭胡太安人文

代館師作

嗚呼古稱婦行亦述母儀兼斯二者式爲女師
懿厥哲媛華胄芳規夙嫺內則紛悅繁觴曰嬪
高門雲龍駸駸婉婉琴瑟肅將巾匝奉親思孝
逮下推慈輔相君子案舉眷齊女雞士旦我黼
子笄綜理壺政細大靡遺敬恭賓客潔治尊彝
拔釵詎惜剉薦寧辭惠周宗黨恩徧親知折券
已責喜捨樂施長齋繡佛晨夕修持天錫爾嗣
乃誕佳兒三珠並照雙鳳先飛同膺民牧南國
載毗盱眙迎養時值旱災瞻山滌滌禱雨祁祁

大無麥禾季凶歲飢脫簪解珥俾佐粥糜黃童
士女含哺而嬉旱魃避虐天吳奮鬢大水齧城
井竈生漪扶老攜幼乘屋騎危負薪莫塞荷鍤
難支哀此憚人中夜歔歔盡市衣飾以救子黎
購求竹木編緝防維獲登衽席弗陷塗泥坤厚
載物俾民不迷衆人之母僉口一詞教由巾幗
功在常旂旋邀晉擢民部分司含香粉署退食
委蛇潘輿緩御萊綵紛披始終逮養色笑怡怡
何期青鳥遽集庭闈三山遣使招飲瑤池彌畱
之夕誦諉嗟咨勗以清白解帑相貽斂從其薄
勿事虛糜梵音朗誦西土是依蓼莪號慟風木
崩摧姻交涕實僕妾淚滋鏡虛清照絃絕幽微
勸防雨泣執紼風淒遙瞻靈襯哀感路岐白楊
荒艸遠送郊畿嗚呼懷母之德彤史輿碑景母
之福象服褕翬介母之壽華髮僊姿相夫訓子
百行攸宜令終高朗太息奚爲生芻一束絮酒
一卮靈而來享尚其鑒茲

告亡弟弘璧文

嗚呼吾弟之歿已二十有五季幽明異路念之
痛心自吾弟歿後弟婦金氏繼之姝女又繼之
并前弟婦鄭氏共有四喪吾弟何罪於天罹此
荼毒每一念及不禁涕泗之橫溢也吾自徼倖
一第後汝姦多病不復生育備官於京碌碌未
得間立嗣一事竟不以爲意此吾之過也吾弟
其懟我乎旋因大病乞歸索居多感恒棖觸於
懷遂不得已而置妾始生一女大人作詩云空
房何意泣呱呱弱女非男猶勝無獨恨青山血

食斷庭堅豈遂忽諸乎大人因吾艱於舉子未
得立嗣故云今季生一子名曰世曾字曰孝若
俾嗣爲吾弟後冥冥之中季隱爲護持得至成
立讀書有就稍遂顯揚庶幾吾弟歿而不亾其
管季所分豐字號田產具在家道中落未免少
減而見在所存應悉歸之異日吾產若有所增
仍可分授耳吾因晚季置妾生子女其爲多累
亦何可言然欲爲吾弟嗣續計多累固不遑恤
也惟是吾季老矣而子女尚幼身後之事未知
何如吾不能自爲計并不能爲子女計也所可
恃者自有天焉而豈人之所能計歟吾弟有靈
庶其鑒諸謹告

誓墓文

珍以多病之軀斷難出仕况老而益貧家食尚
艱豈能久居京邸自甲戌告假優賦遂初數季
來閑居養志雖三公之爵萬鐘之祿弗願也今
遭大故萬念俱灰煢煢鮮民孤立無助齒搖髮
白何容復有宦情富貴皆所不願所願者壽耳
支持門戶待小兒女成立不至失所庶佗日心
中無所牽挂海山兜率時至卽行儻或干時媒
進以冀非分之福祖宗及兩大人有靈願降之
罰其或不能節用以致貧不能謹疾以致病亦

降之罰敢陳肝膈昭告墓前冥冥之中尚其鑒
茲謹誓非公之歸歸宗又為大之

中無所牽掛或山樂率相至而於新及于初歎
支林門氏許小良女為立不重而所與計日必
白竹谷野育富貴皆所不願世所共知其
盡大姑萬念財財於榮耀無別於立無限而計
東開風卷志難三合之習會之無非風也今
東豈捨人風風自甲力也則其
哀周南毓文 并序
歲在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周子南毓卒春秋二
十有三嗚呼哀哉夫蘭摧玉折蕭敷艾榮物固
有之人亦宐然若乃西川客散馬首靡依鄴下
才亾驢鳴競作斯雖拱木已積而神理常新者
也至如終軍請纓之歲蚤建勳名賈生賦鵬之
季已登廊廟猶且慨遭逢之未偶傷祿命之不
延况於齋志莫伸負才遽歿者乎君以弱冠英
姿名家令器霜蹠暫蹶雲翮未翔方惟藜閣傳
經金門獻賦詎意蘭膏驟燼玉樹長埋致使衰

親與羸博之悲愛弟抱靈牀之慟豈非哀均戚
屬感及路人者哉夫素車白馬范巨卿執紼而
來落日寒冰向子期聞笛而賦情以幽明而不
隔諒應生死而勿渝予爲同邑知交通門親串
人遐室邇未逢珠玉當前物換星移已歎風流
頓盡永歸長夜悼孺子於九原聊寫哀辭比生
芻之一束云爾

哀永逝兮三秋之子去兮難留漫國都兮中壟
遽萼屋兮山丘斯人兮斯疾季不永兮命不猶
敘哀情兮弔唁思苑結兮煩憂憶管歲兮在寅

遥同赴兮江濬嗟寄旅兮判隔通編紵兮逡巡
璧未剖兮借別鬱予懷兮苦辛荃抱璞兮泣血
憂忽忽兮傷神爰臥病兮廓獨處忽而痊兮忽
而憊發雄心兮牢騷澆魁壘兮長醉獨追痛兮
失母輒嘔血兮哀毀紛外感兮形勞迫中傷兮
神瘁旣膏火兮交煎積逾季兮病肺空房無人
兮羅幃飄颺瞻望父兮山高水長藥煙兮自裊
飲食兮誰將顧北堂兮思護草白雲飛兮愁眇
眇惟愛弟兮相憐更同病兮潦倒孤館兮寒鐙
翫飄飄兮不寧若有人兮倏來意長吁兮叮嚀

髣髴兮慈母驀相遇兮淚零曰予子兮自愛冀
讀書兮揚名牽少壯兮成立何奄忽兮傷生豈
寢興兮乖寒暑將形影兮苦伶俜予處窮泉兮
終不見天思吾子兮未敢言今中道兮短命欲
嘑籲兮無門陰風兮夜半低回兮悽怨殘燈暈
兮鬼語咽夜漫漫兮何時旦俄鳴雞兮長辭溘
氣息兮神離左右兮輒張骨肉兮橫淚霑衣書
卷掩兮塵埃起庭宇荒兮藥欄圯夕陽兮慘澹
西風飄兮落桂子永歸黃泉兮獨行踽踽路艱
難兮尋母氏援靈輶兮思悲哀風風雨雨兮覓
歸來恍惚兮趣一遇乍章皇兮潛夜臺物在兮
人亾死生異路兮音塵眇茫專思君兮不可化
顛吞聲兮不禁涕泗之淋浪重曰石擊火兮光
流電招靈覓兮杳難喚感頑軀兮浮休痛逝者
兮行自歎且達觀而董道兮悟死生之寢幻謁
孟晉而養生兮庶免有身之大患

溽暑而弗弛小子摳衣請業問難質疑慎文字
之翻譯辨點畫于毫釐泊夫子讀禮而南旋馳
尺綮以遠貽勗以讀有用之書交有益之友而
以聖賢之經濟相期諸士受茲訓誡曠若發矇
恍如指迷雖負墻之有媿終書紳而勿遺慨季
萼之荏苒致函丈之睽違而夫子之位望日益
隆勲名日益顯道德文章日益盛上爲一人
所倚毗而下爲四海所瞻依茲扈從于熱河水
清土厚服食是宜何昊天之不弔溘焉示疾而
與 聖主長辭 至尊輟朝震悼 親製輓詩

營乃殯殮 敕爾職司夏 賜千金之賻俾爲
身後之資 命親王率諸侍衛弔奠而漢公卿
以下亦羣集喪次以襄事于堂幃 贈爲宮保
諡曰文貞 予祭 予葬護送靈輜榮哀兼備
爛然聲施舉朝臣子見 當宁優卹之典如此
其至莫不感激奮勵咸思竭力致身以報 國
恩而答 主知小子菲才有負提撕撫今追咎
不盡哀思吾夫子音容邈矣而老成典型不可
復見者實爲天下蒼生之所痛惜而非徒哭寢
之私

真切懇至中復極騰踔飛動之勢臨川東坡
祭歐公文得此可以匹敵

沈確士

不盡哀思吾夫千古音容盛矣而去矣典匹不可
思而答 主決小千非本有負其海縣今豈管
其至莫不念茲當風為思豈大姪長公辨
歐公之文真 予亦 予亦 予亦 予亦 予亦
以不亦 以不亦 以不亦 以不亦 以不亦
其 其 其 其 其
營 營 營 營 營
煉 煉 煉 煉 煉
賜 賜 賜 賜 賜

祭澤州相國文貞陳公文

嗚呼當 聖君之在御賢相之是毗何昊天
之不弔俾一老之不遺 九重聞而震悼百寮

見之嗟咨矧門牆之下士能不累咽而重歛惟

我夫子奮跡于高都之里發祥于太行之陞稟

山川之閒氣挺河嶽之英姿掇魏科于蚤歲膺

膺仕于天達進玉堂之內相日襄贊而孜孜再

歷兩朝之知遇若堯舜之得皋夔超三臺而爰

立作舟楫與鹽梅值太平之玉燭恆坐論于黃

扉嗣鳳毛之繼起更世掌夫綸絲每翹材于東

閣頻選士于禮闈譬春風與時雨使桃李之成
蹊維天能壽平格開八秩而越古稀佩劔履以
上殿任從容而委蛇因引季而致政曰明農其
庶幾屬股肱之方缺廡 宵旰之思維 命再
畱以輔相無懷土而思歸羣公加額以致敬
天子改容而禮之 賜尚方之膳食令侍衛以
扶持意百季其可保詢黃髮而無違豈一朝兮
撤瑟騎箕尾而不回 御製輓詩痛惜加奠賻
之隆儀一時之卹典兼備千秋之嘉謚長坐溯
夫子之生平實難贊夫一辭理學足以覺世經

濟足以匡時德行與政事竝美而文章尤爲一
代之宗師其昌明正大有景星慶雲之淑氣其
纏綿悱惻有飄風零雨之淡思其宏詞雄辯如
長江大河之浩瀚其清音幽韻如層巖邃谷之
逶迤午亭一編大醇無疵既叅伍考訂之無憾
自傳世行遠而無疑天下之學者無論識與不
識莫不以爲斯文之在茲小子譎劣謬荷提攜
受恩深重報稱無期悵關河之修阻致函丈之
睽離季泰山之可仰驚梁木之忽摧攀靈輻而
無路服心喪而銜悲闡盛德而難名聊抒哀于

繁旗因感今而追管不禁涕淚之漣洏

受恩重而無財謝恩之

薄莫不以爲博文之

自是而天下之

遂而下之

身以

其

文

一

一

公祭高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之康寧壽考高朗令終可謂五福

俱備矣而又何悲然有不勝其悲者則有感于

文恪公之孝思蓋文恪公之陳情歸養也方爲

采蘭之膳舞綵之嬉何天不弔遽使騎箕奉孝

孫之有慶重接武于鳳池爲令伯之依劉能承

歡而弗違文恪公未竟之志與事遂善繼述而

無虧溯太夫人之懿範實百行之攸宜佩觿燧

于內則采蘋繫于風詩爲當代之女宗作吾黨

之母儀有淑慎之德有慈惠之施有儉勤之操

有雍肅之規而其敬恭之訓勗我文恪公移孝作忠者有非恆情之所能窺自文恪公之擢日倬直于彤墀旣夙夜之在公亦定省而靡遺太夫人勗以服官之節不遑退食而委蛇洎文恪公之再召屢扈從于邊陲常磨盾以草檄帶書劔以驅馳太夫人勗以致身之義無得眷念乎庭幃厥後文恪公承恩侍養將母南歸問起居于八座升輕車以逶迤覽家園而燕喜獻壽觴而色怡何意文恪公無祿卽世中道崩摧貽孫謀而燕翼勤編纂以下帷屢支持夫門

戶還抱弄而含飴是皆太夫人一生之閱歷以子孝而益見母慈蓋文恪公之孝人之所知而其稟太夫人之教以忠蓋事君者人所未盡知太史公之能孝以成文恪公之孝者人之所知而其稟太夫人之教以文章報國繼述前人之志事者又人所未盡知_某等敘述其梗概爰以書彤管而表繁旗嗚呼母德咸備母福難幾母今何往西土是依孀星掩彩婺宿淪輝德音已遠儀象空坐_某等感念存亡盱衡今管不禁涕泗之霑衣

禁第四之書本
音日盡謝泉空坐
幾母令何卦西土
受以書洗管而表
人之法軍者又人
賦而其稟太夫人
映太史公之論者
其稟太夫人之終
子孝曾孫
其稟太夫人之終
映太史公之論者
其稟太夫人之終
子孝曾孫

告廟文

維 康熙

季 月

日 孝曾孫 珍 謹

昭告于顯高祖前明處士近川府君顯曾祖前
 明文學清宇府君顯祖考 皇清勅贈徵仕郎
 翰林院檢討遠公府君顯考 皇清勅授徵仕
 郎翰林院檢討加陞翰林院侍講良齋府君之
 靈曰承祧奉祀誰人不有子孫繼絕存亾無後
 必須嗣續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孝曾
 孫 珍 有胞弟文學 瑞 季二十八歲閉戶讀書賈
 志而歿原娶婦鄭氏繼娶婦金氏幼女天官相

繼天亾已三十有二季矣歎一綫之未延痛九
泉之無告今珍以第三子世綸立為胞弟文學
瑞後所有管季分授豐字號田產房屋應悉歸
還吾子若孫不復取動分毫庶使生者不媿死
者無憾存歿均安永無災害但珍季過六十恐
不及見其成立倘日後有欺陵孤寡者祖宗有
靈其降之罰

新

東洲

古陳文

月

日

會

新

